

余光中先生是此次文學獎的評委之一，他在講座中暢談自己的創作觀。

晶報訊（記者 尹維穎）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積極推動文學創作和文學欣賞，于 2000 年創辦第一屆“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以下簡稱“華文獎”），是全球華文文壇一大盛事。本年舉辦的第五屆“華文獎”，參賽者來自世界各地 220 多家大專院校，包括中國內地、台灣、香港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英國和荷蘭等，呈現了全球華文青年創作的豐富面貌。此次“華文獎”獲獎名單上周出爐，頒獎典禮于 12 月 14 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據悉，本屆“華文獎”的得獎作品 12 月 15 日至 12 月 29 日于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館展出。

本屆“華文獎”為中大五十周年校慶活動之一，別具意義。“華文獎”比賽分為散文、短篇小說和文學翻譯三組，各組設冠、亞、季軍，一等優秀獎、二等優秀獎和鼓勵獎多名。本屆“華文獎”邀得著名作家、學者和翻譯家余光中、劉紹銘、毛尖（散文組）；王安憶、陳冠中、駱以軍（短篇小說組）；金聖華、彭鏡禧、黃國彬（文學翻譯組）擔任決審評判，陳平原和李景端擔任榮譽顧問和特邀顧問。本屆的得獎學生來自不同的學科背景，除了有修讀文學、翻譯、哲學、歷史、美術和戲劇的學生，還有修讀法學、國際政治、工商管理、建築、新聞與傳播、網絡工程和電子訊息工程等的學生，作品各具創意，展現了華文創作的多元文化風貌。其中，散文組的冠軍由來自台灣大學的張容兒獲得，她寫的《從溫州到溫州街》獲得評審的一致認可。而來自香港理工大學的郭寶婷獲得亞軍，來自煙台大學的崔文燦獲得季軍。而短篇小說組的冠軍由香港中文大學的劉健鴻奪得，來自東海大學的陽正傒獲得亞軍，來自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孔佳瑩獲得季軍。文學翻譯組的冠軍空缺，亞軍由北京語言大學的陸怡卿獲得，季軍則由香港中文大學的呂美婷獲得。

“華文獎”籌備委員會主席何杏楓教授表示：“在學生的作品里，有生活的思考，有內心的掙扎，有現代都市的男女情狀，也有鄉下的成長記憶。我在裡面，看到了情感和夢想。然後我想，這些年青作者是怎麼樣走過來的呢？他們當然是獨立的個體，但同時也活在一個文學傳統里，他們是跟著前輩作家的步伐走過來的。當中有閱讀、有模仿、有對話、也有實驗。這就是文學的傳承。”

余光中：

散文有如棋中之車，可以縱橫天下

12月13日，也就是第五屆“華文獎”頒獎典禮前一天，著名作家余光中先生與劉紹銘、毛尖等作為“散文組”的評審亮相，在“文學創作與翻譯專題講座”中，就創作發表了各自的看法。

明年推出散文集《粉絲與知音》

一頭銀發、西裝革履的余光中先生說，盡管大家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詩人身份，事實上，他也寫散文、評論，還做了很多翻譯工作，他在上述方面已出版的專著已達50余種。

余光中曾在美國、中國台灣以及香港各大學教授英美與中國文學，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多年，現為台灣高雄中山大學外文系榮譽退休教授。談到散文與詩歌的寫作，余光中用下象棋做比喻道：“散文有如棋中之車，可以縱橫天下。詩則如棋中之馬或炮，可以斜馳捷徑，亦可越山而來。”余光中稱自己剛開始是寫詩，後來開始寫散文，“我發現喜歡我的散文的人還多過喜歡我的詩的人，所以我是詩文並重。”

在講座現場，余光中透露，明年他會推出自己的散文集《粉絲與知音》，“粉絲最好一大碗才好吃，不嫌其多，它是虛榮的消耗品。但知音不要多，三五個足夠，它是天才的救濟品，知音是向未來預支掌聲，三五個人肯定你，為你鼓掌，這就夠了。”在他看來，張愛玲並非一個前衛的小說家，錢鍾書也不是一個禁錮的小說家，但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給了他們一席之地，這就是大知音。夏志清在這本書中的張愛玲章節里稱，“對於一個研究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說來，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僅以短篇小說而論，她的成就堪與英美現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兒、泡特、韋爾蒂、麥克勒斯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還要高明一籌。余光中表示，夏志清無疑是張愛玲的知音，他慧眼獨具，能看出天才。“希望我這本書出來之後，在座的觀眾當中，能夠有一兩個知音給我肯定張愛玲的知音，他慧眼獨具，能看出天才。“希望我這本書出來之後，在座的觀眾當中，能夠有一兩個知音給我肯定！”散文也可以成為“重工業”

余光中的散文《我的四個假想敵》與詩《鄉愁》廣為傳頌，前者寫出了一種獨特的父愛心理，充分渲染和發揮了一種許多人心中都有此體驗但又沒法明確表達出來的人生況景。有評論認為，余光中把4個女兒的男友稱為“四個假想敵”，形象地概括了父親與女兒男友之間的必定的、永恆的矛盾；父親對“假想敵”的種種想像、種種描述、種種議論全都自然生髮；這些生髮和種種細節群與核心意象有機地構成了這篇學者散文的藝術整體和藝術情趣。而余光中的詩歌名作《鄉愁》更是深入人心，詩人從四個意象：郵票、船票、墳墓、海峽，將思鄉的情感變成了具體的形象，表達作者渴望與親人團聚，渴望祖國統一的強烈願望。在余光中看來，散文可以抒情可以寫景可以有個人的情緒，可以刻畫人物，部分

散文也可以進入小說，有複雜的對話，正如他寫的《我的四個假想敵》一樣。他表示，散文也可以虛構，這篇散文中也有小部分是虛構的。“比如寫有關旅行的文章時，我也可以將自己的感想，放在朋友的身上”。余光中同時笑言，散文有時候也是“重工業”，“我有一次去山東，非常享受這裡的文化與麵食，回來之後就寫了一篇長達 2.5 萬字的散文。還有一次我去莫斯科旅行，之後就寫了一篇 1.5 萬字的遊記。我的老師梁實秋先生喜歡寫小品文，可是我對大品散文更有興趣。”就余光中的觀察，香港報紙上的雜文很多，每個人一個方塊，大約 500 到 800 字，雜文的好處是一下子進入主題，但進入主題後也不能留戀太久，見好便收。“就像小巨人一樣，他的力量很濃縮。”

培訓未必能出作家 有意思的是，85 歲的余光中先生透露，自己目前的寫作依然是處於“手工業時代”，依然習慣用紙和筆，成本很低。不過，對於近年來日益走俏的網絡作家，他表示這也是成為作家的一種途徑，“這就像開礦一樣，你只有深挖下去，才知道自己的含金量是多少，網絡的點擊率也是一種證明。”不過，余光中表示，目前盛行的各種培訓班，未能能夠培訓出作家。“外文系可以培訓出翻譯家，但作家很難培訓，培訓是一回事，有沒有文采是另一回事，不過，通過培訓，倒是可以培訓出懂得欣賞的讀者。”談到鄉愁這個話題，余光中表示，自己的詩《鄉愁》寫于 40 多年前，這首詩也讓遊子們傳唱了 40 餘年。因為這首詩入選了大陸的教科書，導致其傳播率很廣，有小兵立大功之感。但其實他寫鄉愁類的詩歌至少有 30 多首，只是《鄉愁》這首詩成了他最著名的一張名片而已，掩蓋了其它詩。在他看來，這首詩有歷史與文化的大背景，容易引發大家的共鳴。值得一提的是，在當日的講座現場，香港嶺南大學榮休教授劉紹銘與內地作家毛尖也就寫作發表了各自的看法。他們兩人與余光中先生一起，均為本次“華文獎”散文組決審評判。劉紹銘教授指出：“寫作的動機多種，無法細表，也不必細表。但不可或缺的是追求‘自我感覺良好’的動力，動力也是動機。”他也多次強調，作家不是通過訓練而出來的，像台灣的張大春與香港的董橋，其寫作無不是出于“自我感覺良好”！而作家毛尖則說：“我現在認為，寫作，就是把簡潔視為一種道德。”她表示，在寫作上，能夠簡潔也是一種能力，“你的作品必須一開門就能夠吸引人，就能夠製造緊張感，否則很容易被讀者扔掉。”